

# 蓬莱间<sub>2</sub>

路寒  
著

天上地下，  
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真正的自由，  
就是蓬莱。  
我一定要带你去那里。  
因为只有在那里，我们才能相爱。



华语世界**超级畅销书作家江南**  
《**龙文·BOX**》**主打作家路寒首次合作**

共同打造经典口碑之作，实力畅销**100000册**

【天元局】【爱别离】【求不得】【白发鬼】【饕餮客】

无法放弃的爱人，不能割舍的追求，忘却不了的梦想……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蓬莱间 II

路寒  
著

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蓬莱间. 2 / 路寒著. 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6.3  
ISBN 978-7-5561-1203-6

I. ①蓬… II. ①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13554号

PENGLAIJIAN

## 蓬莱间. 2

---

著 者 路 寒

总 策 划 周 政  
总 监 制 杨翔森  
责任编辑 彭富强 夏丽芬  
特约编辑 段金燕  
封面设计 刘志豪  
版式设计 彭意明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 <http://www.hnppp.com> 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 
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1

字 数 4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61-1203-6

定 价 28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目  
录  
CONTENTS

第一个故事	天元局	第二个故事	隐龙泉	第三个故事	爱别离	第四个故事	玉麒麟	第五个故事	求不得	第六个故事	白发鬼	第七个故事	饕餮客
001	049	091	161	203	243	293							

逢源同。

第一个故事 The First Story

天元局





冬天的午后，日光暖煦，透过苍郁古柏枝间的缝隙洒落在汉白玉棋盘上。一枚晶莹如玉的白子落在棋盘正中的天元位置，清脆的落子声传了很远，惊醒了枝头熟睡的雀儿。它张开纯黑的羽翼，振翅而起，掠过层层红墙绿瓦的殿宇，飞向湛蓝天空，化成一点黑色消失不见。

天坛公园，北京南城占地最大也最古老的建筑群之一。在明清时期，这里是皇帝每年祭祀天地的场所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当年这里是皇家禁地，现在却已经是寻常百姓晨练遛弯的好去处了。宽阔的青条石步道边，松柏参天，静谧得如同一座修行道场。

密林深处一片空地上，八张汉白玉棋盘按照八卦方位围成一圈，八位互不相识的棋手端坐在石凳之上，正各自对着面前那盘棋冥思苦想。

中国古人信奉“天圆地方”的哲学，所以祭祀上天的是圜丘，祭祀土地的是方坛。这种哲学体现在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围棋也是其中之一。相传上古三皇之一的尧，为了教导子民们算数而发明了围棋。纵横各十九条线，构成了一个世界的根基，象征着周天循环的三百六十一颗棋子，变化无穷，如同古人眼中的浩瀚星辰。

时至今日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参透了围棋中的所有变化。它就像是一道永远解不出的数学谜题，在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过程中，不断推演着天地万物。在古时候，围棋是文人墨客们修身养性必备的技艺，被看作是与诗歌、书画、音乐一样的艺术。而今天，围棋已经成了一项正式的比赛运动，是智者间的博弈，方寸间的厮杀较量不亚于任何一项有身体接触的运动项目。

说到底，围棋是一个天才的游戏。

今天这八位棋手来自各地，路途最远的那位是今天一早才下了从首尔飞来的飞机。他们在这之前素不相识，唯一的共同点是大家都在某个网络围棋对战平台上下

棋，而且都是其中最好的棋手。从几十万人中脱颖而出，打到前十名，怎么说也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等级的了。如果单纯按照棋力来计算，这八位棋手都能达到职业高手的水准。

在来到天坛公园中这个不起眼的棋场前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，却没有想到他们将要面对的人是如此可怕。这个人的棋力已经强到了能同时和八位高手对弈的程度。

棋盘围城的圈子中，大家共同的对手、这次棋局的发起者正优哉地踱步，怀中还抱着一只昏昏欲睡的白猫，就像个早起的市民，在天坛门外吃了一碗香喷喷的炒肝后来公园里闲逛消食。

他是个不起眼的年轻人，做派比较老，穿着一身唐装一双布鞋，像潘家园旧货市场倒腾古董的倒儿爷。不过他怀中抱着的那只白猫可就霸气十足了！

白猫除了顶心处有一枚棋子大小的黑斑之外，通体都是雪一样的白毛，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，眯着眼睛在主人怀中打着瞌睡，偶尔睁开眼睛看看这几位冥思苦想的棋手，眼神十分不屑。

这位爷就是最近在网络上火热无比的神秘棋手，网络ID“天元”。

天元在围棋术语中指的是棋盘正中心的那一点星位，引申出的含义其实是北极星的意思。古人认为北极星乃是众星之首，是群星之中最为闪耀的一颗。除此之外，天元也被古人看作超凡入神的象征，是世间万物之本。

可想而知，一个网名叫“天元”的棋手的内心该有多么狂妄……

偏偏这位“天元”有狂妄的资本。一年前，“天元”这个ID刚出现在对战平台里的時候，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。可就在一个月之后，这个ID竟然以一百连胜的成绩达到了排行榜的前五十名，人称“百人斩棋手”，又被称为“天元不败”。

围棋这个游戏的魅力就在于它充满了变数，就算是当今最强大的职业棋手，在整个职业生涯之中也会有胜有负。即便是百年来围棋界最受推崇的吴清源大师，人称昭和棋圣，也曾经在木谷实等大师手下吃过败仗。强手与强手对弈一样是互有胜负，让所有人得零蛋是万万做不到的。

可这位天元先生却偏偏不信邪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毫无败绩，就像是一个不可被打破的神话一般！眼看他的排名就要冲进前十名的时候，原本坐稳了前十的各位棋手也坐不住了。

天元的出现，已经大大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。在前两轮排位争夺赛中，天元就以

摧枯拉朽之势把第十和第九两名棋手都降了级。大家在网上开会分析了天元近百局的棋谱，发现竟然无法分析出这个人的棋路，仿佛他的每一颗棋子都是随心而落，时而进攻如同疾风暴雨，时而防守不动如山岳，毫无漏洞，又毫无固定章法可言。再加上这个匪夷所思的战绩，他们推导出一个结论，这个ID的背后肯定不止一个人。

如果没有作弊，怎么可能有如此风格多变、混杂如江川湖海一般的棋路?!除非他从唐朝开始下棋，一直下到现在!

于是棋手们联合起来向网站投诉，要封掉天元的ID。这件事在整个网络围棋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正在网友争论是非曲直、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天元忽然在论坛里挂出了一封挑战书。

虽然天元的措辞十分古雅，像个饱读诗书的学究，但其中的口气确实狂妄至极。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：大爷平时也就是闲得无聊，把泡妞间隙的时间用来下棋消遣消遣，你们这几路货连给我捡棋子都不配，也配跟我谈什么胜负?大爷今天心情很好，你们几个如果想滚来北京找我当面下棋的话，我也勉强答应了，不过我时间有限，八个人同时来下好了，省得我一个个收拾起来麻烦!敢来的带上一万美金，输了就把钱留给我当学费。赢了怎么办?呵呵!你们怎么可能会赢呢?!

一个对八个，八盘棋同时下，就算是超一流职业棋手也不会放出这么狂的挑战。只有棋院里的老师教授一众刚刚入门的孩子时，才会做这种事。这是拿他们几个当门外汉么?!

不过这还没有完，在挑战书剩下的内容里，他把前八名棋手以往棋局中的错招都挂了出来，针针见血，刀刀掉肉。这些棋手以往都是众玩家心中的大神，没想到他们在天元眼里竟然漏洞百出，留的评语也都尖酸刻薄，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，仿佛坐在地头上点评蔬菜似的。

“你看这颗茄子都长蔫了，以后要多浇粪啊!”

被点名的棋手看到这封信之后都恨不得把电脑屏幕吃下去!一怒之下大家在网上纷纷应战，心说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能一次下赢八盘棋!

可一见到这位天元的真面目，所有人都是心头一动。这个男人仪表不凡，器宇轩昂，并不像网上那么毒舌下贱。而且天元表现得异常沉默，见了大家之后也不说话，只是对每个人点点头，即便开口也只是跟怀中的白猫讲两句悄悄话。大男人和宠物说话，再过分也只是有些怪异，还不算是出圈儿。搞得大家一度怀疑面前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本尊。



倒是那只懒猫始终都摆出一副贱兮兮的瞌睡样，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仿佛在鄙视着他们这群“愚蠢的人类”。

但是，当所有人在棋盘前坐下之后，都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真相——面前的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强大了！

同时开了八个棋局，说白了就是把一颗大脑分成八个相等的部分来使用。人们都说一心不能二用，而这是名副其实的一心八用。因为天元事前放了狂言，让这八位棋手全部执黑，把先手让给了他们。而这八位棋手的棋风迥异，各有各的风格和长处。但天元却能同时应对他们所有人的思路，一一下出不同的对招！

他一只手抱着那只懒猫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把白棋子，从第一张棋盘开始走起，每路过一张棋盘便干净利落地落下一子，从不拖泥带水，仿佛都没有思考，可每每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子，都高深莫测，让那八位棋手瞠目结舌，足够他们抓耳挠腮想上半天。

当第一名棋手终于想出该下哪一步的时候，天元早已在他面前等待多时了，于是又是轻描淡写地落下一子，棋局间再度陷入沉默。

其中有心思比较活络的人想出了对策，暗中向同伴们打了招呼：下快棋！

对啊！这种以一敌八的棋局，每一步之间拖得越长对天元来说就越有优势，他的棋力的确高于这八个人中的每一个，可如果不给他足够的思考时间，让他应接不暇的话，肯定能抓住他的漏洞！

不一定要八个人全都赢下棋局，这八个人中只要有一盘胜利，那天元的海口就算是白夸了！赢得越多，对他的打击就越重，但如果这样拖下去，很有可能一盘都无法取胜。

这就是所谓的博弈，是脑海中不见刀光剑影的拼杀！

八名棋手纷纷加快了落子的速度，没有再要求每一步都十拿九稳，而是要用快速车轮战的方式打垮对方。

这其中最有机会取胜的是在网络平台上排名第一的韩国棋手。

当年他也曾经是一名职业棋手，少年时被称为李昌镐第二。石佛李昌镐人称官子天下第一，最擅长的便是防守。所谓“官子”讲的是棋局最后一个阶段收官，也就是整个棋局的结束。当年这位韩国棋手每每都是守到最后，才以微弱的优势胜利。虽然这种下法并不被所有人接受，而且观赏度很差，但也要求棋手对整个棋局有无与伦比

的大局观，甚至要精确计算到半目这种程度。如果不是曾经身陷赌棋的泥潭，这位韩国棋手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成为第二个李昌镐。

此时他面前的这盘棋已经把天元拖进了鏖战，如果就这样持续下去，那么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他的！

韩国棋手心里有了底，稳了稳心神，抬眼看向那个可怕的对手。

对方此时就像一只陀螺一般，怀中依然还抱着那只懒猫，风似的从各个棋盘边上经过。八个人落子的速度越快，他反击的速度也就越快。这之间空隙的时间根本不够让一个正常人做出反应！

这个人输定了！韩国棋手轻蔑地一笑。

想想自己这么多年来苦心磨炼棋技，不惜向当年名气远不如他的棋手们请教，一切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返职业棋坛，能够东山再起！像你这样狂妄自大的家伙，怎么能参透我这棋盘中真正的奥秘？胜利终将属于我！

棋盘上的棋子越来越多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，眨眼间已经到了黄昏时分。胜负终于就要见分晓了！

“我输了！”

排名最末的棋手无奈地扔掉了手中的棋子，他曾经也以为会赢，可他始终都想不清楚，自己的那条大龙分明已经成势，为何转眼的工夫就被对手拦腰砍断，一盘势在必得的棋转而崩塌。

天元依旧抱着那只懒猫，毫不在意地走向下一张棋盘。

那个棋手话都没有说，恨恨地站起身跺了跺脚，把一沓美金甩在棋盘上转身走出松林。

棋盘上局势明朗，白棋大胜！

接下来五盘，全都是天元轻松获胜！韩国棋手一边看着同伴们沮丧的样子，一边不住地倒吸凉气。

此人棋力之高不可想象！假如不是他棋风顽强，恐怕也撑不到这个时候。现在看看棋盘上的局势，白子和黑子死缠烂打在一处，无法明显地分出胜负。但如果计算没错的话，他将以半目的微弱优势取胜。

即便是只有一个人取胜，即便是只赢半目又怎样？你还不是被自己放出的狂言打了耳光！

韩国棋手努力平复心情，迎接着天元最后的一步。

对方不慌不忙地走到他面前，看了看棋盘上的局势。

“该下哪一步好呢？”天元仿佛在跟那只猫说话。

下哪一步都一样！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计算在内了！接受这个耻辱的失败吧！

就在韩国棋手在心底里咬牙切齿的时候，他忽然被一道眼神惊呆了。看他的并不是那个网名叫天元的男人，而是男人怀里抱着的那只慵懒的白猫。

那只猫始终眯着的眼睛不知何时睁开了，黄澄澄的瞳孔里映着他的影子。

恍惚间，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在和一只猫对视，而是和一个得意扬扬的人对面而坐。他甚至感觉那只猫正对他露出一个贱兮兮的嘲笑。可一只猫怎么会有人类的表情？！

韩国棋手身上一抖，使劲眨了眨眼睛，想要仔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疯掉了。可那只猫没有给他机会，像个上班族大叔似的无聊地打了一个哈欠，又埋头大睡起来。

就在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棋盘上时，天元已经下完了最后一步。

“数子吧！”盟友们紧张地围了上来。

到了计算最终输赢的时刻了，简单地说就是看看最后谁在棋盘上占到的地盘更多。

韩国棋手看着棋盘愣了很久，感觉身体已经凉了……

他完全没有想到天元会在那里落子，那根本就是一个死地，在收官的阶段怎么能够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？

就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眼中的那张棋盘像一个旋涡一样把他吞没其中，黑白相间的洪水正在身边奔腾汹涌，发出巨龙一样的吼声，而他从头部到脚都卑微地颤抖着。

那一颗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，此时却仿佛一颗躁动不安的种子，沐浴春风雨露，生根发芽，破土而出，将整个棋盘上的白棋连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森林！

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！这就是传说中的神之一手吧？！

神之一手是所有棋手们梦寐以求的技艺，是一个普通人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的高峰！能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扭转整个棋盘上的局势，那可是神一般的决策啊！

“不必数了，我输了……”

韩国棋手呆滞地摊摊手，脑海中早就已经算清楚了。

胜负在那一子落下之时，已见分晓！

天元收好了赢来的八万美金，抱紧那只懒猫走出松林。他没有回头，那只白猫倒是从他怀里探出脑袋看了一眼沮丧的众人，依然还是一脸看弱智大叔的嘲讽表情，让韩国选手在那一刻几乎泣不成声……

一人一猫走出公园的大门，穿越街上闪烁着灯光的车流，进了马路对面的一家涮肉馆子。

吃老北京涮羊肉还是得找这样的老店，铜锅子使用的年头越长，涮出的羊肉越是鲜甜。

伙计一看进来的这位打扮是个老北京的样子，不敢怠慢，赶紧迎了上来。

“您今晚几位用餐？”

天元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怀里那只懒猫。

“那个……”伙计有点为难地挠头，“咱们店里有个规定，宠物……”

一直打着瞌睡的白猫忽然醒了，龇着白牙瞪着那个伙计。

伙计刹那间感觉浑身发毛，愣住了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让他们进来。

天元倒是二话没说，甩出两张面值一百的美金塞给伙计。

“这个……”伙计傻在原地，“我们有规定，不能拿客人的小费。”

旁边有个老伙计看不下去了，赶紧过来打圆场：“不好意思先生，这孩子是新来的，您赶紧里边请，外面冷着呢！要不您的猫我先帮您抱一会？”

天元摆了摆手，那意思是不用。

小伙计刚想说话，却看老伙计直眨眼睛，也就没再说什么，把客人让了进去。

就算只有一人一猫也被安排到最好的包间，上好的内蒙古手切羊肉，芝麻酱底料，铜锅子底下炭火正旺，再加上一瓶陈酿的二锅头，就算是齐活了！

“您看还需要些什么？”老伙计上好了菜，站在桌子边搓着手。

天元又扔给他一百美金，示意他出去把门带好。

“明白明白！您这样有地位的客人，最不喜欢被别人打扰。”老伙计机灵地塞好了钱，“您不叫我，我不会进来的！”

伙计最后帮客人打开了包厢里的电视机，随即慢慢退出去关上了房门。

天元在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整个人瘫在了椅子上，释然地长出了一口气，仿佛身上一一直绷着一根紧紧的弓弦，此刻终于放松了下来。

白猫从他怀中跳上了桌子，在鲜肉之中兴奋地嗅来嗅去。

“天元老师，刚才都怕死我了！”瘫在椅子上的“天元”擦着满头的汗水对那只

猫说，刚才那一脸霸气一扫而光，露出个跟班小弟般的衰模样。

“这也不怪你，我这个名字哪里是你这种只有两百年修为的小妖能震得住的？”白猫跳到对面的椅子上不屑地说着，脸上的表情透着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傲。

今天输掉棋局的那几位大哥可能一辈子都想不到，他们面对的竟然是两只妖物。而真正的天元，竟然是这只白猫！确切地说，是一个附在猫身体之中的灵魂！如果此刻你用那个“小妖”的双眼去看，这只猫根本就是一个高冠白袍，手捏一把细纸扇的青年书生。

他的相貌极为俊美，五官甚至美得仿若一名少女，配上那一身飘飘若仙的白袍更显得潇洒俊逸，可就是那双眼睛始终都像一只猫一样眯着，仿佛这天底下没有几个配得上他睁开眼皮看一看的人物。

这才是那个睥睨天下、藐视群雄的“不败天元”！

可就是这么个风流人物，竟被困在一只慵懒的公猫体内，也实在是匪夷所思。

小妖仿佛已经料到他会这么说，所以也不在意，笑嘻嘻地给猫大人那边的锅里夹了两片手切的鲜肉。

“那您也得需要我不是？您老人家道行高深，但就是没办法幻化成人形，一般人也没办法儿跟您老人家沟通。没有我在这儿狐假虎威，您怎么跟他们下棋呢？恐怕早就被当成变异生物抓进研究所里去解剖了吧？”

猫大人恨恨地哼了一声。

小妖说的没错，一般人无法看到他真正灵魂形态的样子，也无法听懂他说的话。如果这时门外的伙计进来的话，只会看到一只闷闷不乐的大懒猫，“喵喵喵喵”地发着牢骚。

“如果不是我那个小徒弟最近身体不好，哪里还用得着你这个呆瓜？刚才要不是你中盘没听我的话走错了棋，那个韩国人能撑这么久？”

白猫举起毛茸茸的右爪，露出爪心粉嫩的肉垫，指着小妖的鼻尖怒斥。

可实际效果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，猫这种生物天生就是萌物，全身毛茸茸的，脑袋瓜大眼睛也圆，只要不龇牙咧嘴地冲你嘶吼，什么时候你都想把它们抓过来揉两把。

“吃肉！吃肉！”小妖强忍着才没笑出来，否则又要激怒这位大人，“不瞒您说，我之前也学过几天围棋，刚才就是一时没忍住！”

“你这样的脑子就不要做这种事情了……”白猫“喵喵喵喵”地吃了两口对方夹在

盘子里的肉，伸出小粉舌舔舔嘴巴继续说，“围棋是天才的游戏，世上有无数的庸才和你一样喜欢上这样一个天才的游戏，都是在浪费生命。有这个时间不如去找个地方好好发呆，就那么度过毫无意义的一生算了。”

“您教训的是，您教训的是！”小妖知道他的脾气就是这样子，还是笑嘻嘻地给他夹肉，看着他把小脑袋埋在盘子里，不停地吃着，偶尔还高兴地“喵呜呜”叫两声。

“这次的账就按之前约定的，四万归你，四万归我，我的那份帮我打到我徒弟的账上。”白猫趁着等肉熟的空闲别着牙说。

“以后有这种好事再来找我！”小妖笑嘻嘻地收好了钱，忽然问，“对了，上次见的那个小鬼头怎么样了？那小子真是厉害啊！我从没见过棋下得那么好的孩子！”

白猫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看得出来，他的脸色有些难看。

这个世界上其实根本不存在目中无人的家伙，他只要会呼吸，会开心，会难过，他的心里就总会有一个人存在，一个能让他沉默不语的人。

小妖故意转过头去吃肉，让白猫独自安静一下。

锅子里的白汤咕嘟咕嘟沸着，暖湿的蒸汽升腾而起，屋子里充满了浓郁的肉香。房间里渐渐静了下来，只有沸水声、咀嚼声、电视里的新闻声……

“本台消息，著名围棋大师龙秀行先生将在中国棋院举办一场擂台公开赛，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报名参加。能解开他所设棋局的人就能成为龙先生的关门弟子。龙先生多年来闭门不出，全身心投入围棋教学，已经为中国围棋界贡献了十余名优秀棋手，在国内外的赛事上屡有斩获……”

“天元老师，您没事吧？”小妖看那白猫背对着他，仰头一动不动地看着电视，他的背影让小妖心里忽然感到一丝莫名的悲凉……

“没想到我这辈子竟然还能看到这盘棋。”天元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，自言自语。

小妖不解地看向电视，屏幕上是一场普通的围棋比赛发布会，而背景的喷绘墙上画着一盘残局。他只是粗通一些棋道，却也被那残局中的意蕴震慑住了。

那是一盘惨烈无比的杀局，仿佛愤怒的火神撞向擎天的巨柱，滔天的巨浪削平山峰，心意决绝的武士拔剑搏杀，血光染满了整片棋盘！



烟雨胡同十八号，蓬莱间诊所。

北风在窗外黑洞洞的夜空中呼啸，可会客厅里却是暖意融融。

壁炉里干柴缓缓地燃着，偶尔噼里啪啦地迸出几个火星。壁炉旁摆着一株只有七片叶子的盆栽，正是白起用来制作“桃源乡”的那盆植物，此时也随着火光的跳动缓缓摆动叶面，如同摇曳着纱裙翩翩起舞的女郎。

白起坐在壁炉边的躺椅上，小木桌上的白瓷壶里泡着香甜的红茶，细白的瓷杯上镶着一圈银边，小碟里摆着几块砂糖。白起小口地啜着红茶，另一只手捧着一本硬皮封面的英文旧书细细读着。那是狄更斯的《荒凉山庄》，1853年的初版，放在其他人手里，收藏的价值恐怕更高于阅读。

可你不得不承认，书还是要放在合适的人手上去读。白起拿起这本书就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绅士，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医学院毕业，25岁就拿到了行医执照，在苏格兰高地上还有一个贵族头衔等着他去继承。

红彤彤的火光照在他冰冷的脸部线条上，映出一抹赤色的弯月形光晕，如同被灯火映红的河水静静流淌。

茶几上还摆着一张纵横交错的棋盘，黑白棋子无声地躺在上面，像是安眠入睡的羊群……

有林夏存在的地方就一定像春节时的庙会一样热闹，而今天她却难得如此安静，托着下巴对着棋盘沉思着。

你也不得不承认，林夏安静的时候很美，就像古堡中沉睡的公主，冰冷的水晶床也会被她的美貌所温暖，枯萎的玫瑰也愿意为她的笑容而盛开，石头雕成的神像会为了她而放声歌唱。

当然这种美并不常见，也转瞬即逝，就像是深夜的昙花，只绽放一刹那便要凋谢。

“就是这一步！”

林夏高喊了一声，惊醒了对面沙发上已经睡着了了的阿离，他揉了揉被震痛的耳朵，恍惚地四下看。

白起依然在静静地看书，背影笼罩在壁炉的火光里，而林夏却手舞足蹈地在对面

得瑟着。

“赢了耶！赢了耶！”

“赢什么了？”阿离直到看到棋盘才想起睡着之前发生了什么。林小姐今晚不知道哪来的兴致，硬是拉着自己跟她下起了围棋，可这丫头又对围棋一窍不通，等到教会她基本的规则之后，走每一步都跟要了她的命一样艰难！不一会的工夫他就实在撑不住了，这才偷空打了个盹。

“你看看我这是不是赢了？这几个都连在一起了！”林夏兴奋地在棋盘上给阿离画了一条线，“看这五个黑子，终于连在一起啦！”

大小姐！咱们不是在下五子棋好不好？！

林夏看阿离脸色有些尴尬，愣了愣问：“我又下错了？”

“还好，还好！”阿离挠了挠头，囁着牙花说，“要不我们改天再学吧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林夏嘟着嘴问。

“我怕你进步得太快，超过我这个师傅可怎么办？”阿离苦笑着解释。

一声不吭的白起忽然回过头来，冷冷地看了阿离一眼，又转头继续读书去了。

“小鬼！你是不是唬我呢？！”林夏感觉这俩人的眼神交流有些诡异。

“我骗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！”阿离口不对心地回答，“不过小夏姐你今天怎么既不去KTV也不去蹦迪，反而想起要下围棋了呢？”

“我需要美貌与智慧并重啊！”

“美貌与智慧并重是那些不够美的女人编出来的借口！像小夏姐你这种等级的美女还需要智慧么？你只需要胸大，不需要有脑！”

“小鬼！”林夏一把揪住阿离的耳朵向上一提，“你是在说我蠢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！我是在说女王大人您艳压群芳，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啊！”

“贫嘴！”林夏挑了挑眉毛，松开阿离的耳朵，“我是要去面试一个角色啦。那个导演是个死心眼，要求女演员必须真的会下围棋，说有什么什么……那份恬静的气质！我感觉自己真的很适合那个角色，就是不会下棋。气质我当然是不缺的！”

“这个是自然！”阿离很狗腿地附和着。

此时白起又转头冷冷看了他们一眼……

“你那个对人类世界充满绝望的眼神是什么意思！”林夏抓起一个抱枕就想扔过去。

趁着林夏发飙的节骨眼，阿离已经悄悄地溜回房间了……

“你真的想学围棋？”白起问。



“学不学关你什么事？”林夏放下枕头，别过脸去。

“学的话我可以教你。不过请你不要在我看书的时候大声吼叫，这里是我们的公共场所。”白起优雅地用手在空中画了个圈。

这下轮到林夏对妖物世界丧失信心了，这个家伙一天不讨人厌会死么？难道世界上有一种妖物就是以讨人厌为生的么？说不定啊！虽然她从老爹林建南那里继承了通灵的双眼，可有些妖物的本尊也是超过她能力范围的。比如白起，她始终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变的，说不定就是个扫把星转世！

“这个交易，你同意么？”白起毫无眼色地问，“只要你以后在公共场所保持安静，我就教你。对了，还要注意保持公共场所的卫生。上次你吃剩的薯片在沙发上摆了一周，最后还是我收拾的。”

林夏“哼”的一声从沙发上跳起来，气呼呼地走向楼梯，到拐角处的时候探回身冲白起吼了一句：

“我拒绝！”

白起听着她“咚咚咚”上楼的脚步声，微微挑了挑眉毛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继续低头看书。

那声爆裂的关门声响过之后，会客室里再度恢复了白起最喜爱的安静。可惜他刚刚只看了一行字，身后的窗子就忽然响了，像是有人用尖锐的东西划过玻璃。

白起警惕地转过头去，平静的眸子里忽然涌上一股蓝色，从黑夜里隔着玻璃望过去有些瘆人。

窗台上有一双眼睛也在看着他，那双眼睛里闪烁着莹绿色的光。

“很久不见了。”

壶嘴里倒出冒着热气的红茶，白起往茶杯里倒了一些牛奶，又加上两块砂糖，用银匙搅了搅，推给对面的“人”。

两只毛茸茸的小爪子夹住了茶杯把，把杯子捧在嘴边，粉色小舌头贪婪地把香甜的奶茶卷进嘴里。

白起丝毫不感到意外，他默默看着沙发上那只捧着杯子、以人立形态喝茶的白猫，点燃了一支桃源乡。两个好友多年之后的重逢，即便沉默再久也不会显得尴尬。

“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”白起幽幽地说。

“那之后好多人都死掉啦……”白猫低头喝着茶。

“是么？”白起轻轻问了一句，但其实他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他缓缓把